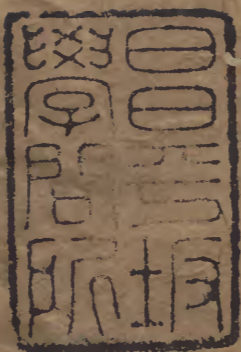


練兵實紀

雜集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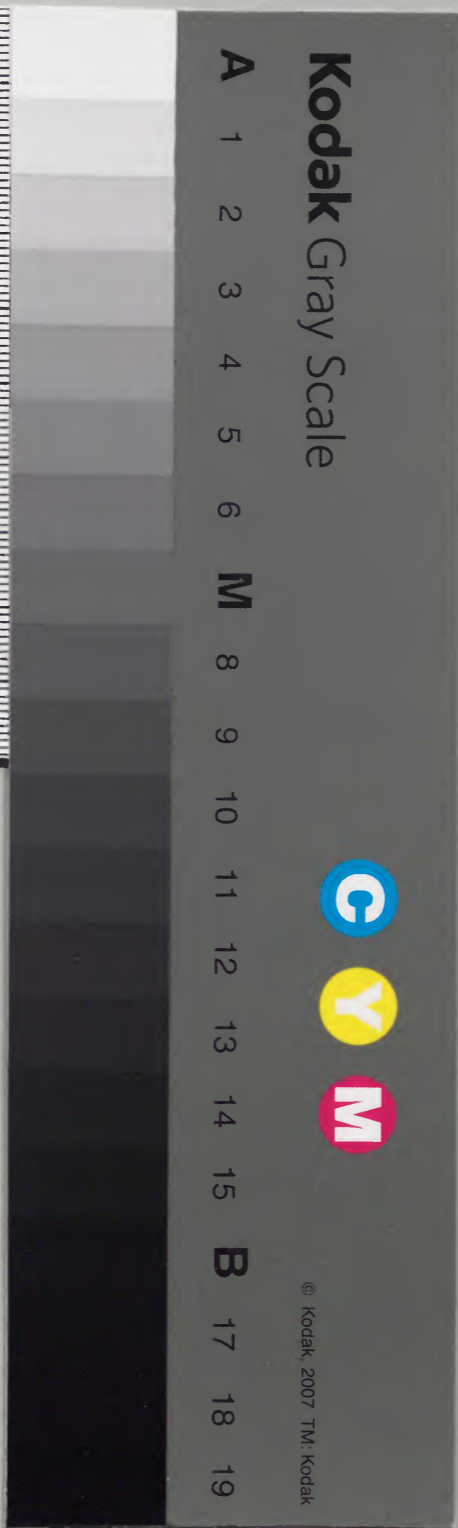
六



漢書門	九五四九	一七一	八
類	號	函	架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五四九	一七一	八
類	冊	架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49
冊數	8	(6)
函號	299	260	





將巨到任當除者

夫所以为国之害者十有三將虞之最當
一曰奸偽悖德勇才出眾者必廢
二曰結黨相連毀譖賢良者
三曰豪雄朋黨私立恩威
四曰奸雄居世枝葉大
者必動衆奪國
五曰奸而貪利者
六曰陰結敵人
七曰舉場所
八曰諂諛取容
九曰利口喋々者必能惑人
十曰何
十一曰虛誇誇論漫說故事者必致化擾俗
十二曰口說心違者必俗害道
十三曰漫說妖怪好傳流言者必惑眾
銳挫銳是此賊臣亦以國之惡言者
以于將原將之智德也

淺草文庫

庄司家藏

定遠東牟威繼光撰

練兵實紀雜集卷三

將官到任寶鑑

語人為惡有意報

將者三軍司命惟悔吝固入事所召然時
日吉凶所以定眾志而作氣擬之他任不
同今將緊要應驗用忌日辰開略于左

道藏經論本命支于對冲凡上官赴任移

東六丁巳能

川上卷三

分一

居入宅嫁娶出行修作一應等事先看

主人本命無犯冲尅然後選用今人但

求日吉而不知本命冲尅所犯是宜詳察

甲子生對戊午庚午冲尅甲戌生對戊辰庚辰

甲申生對庚寅戊寅甲午生對庚子戊子

甲辰生對庚戌戊戌甲寅生對戊申庚申

乙丑生對巳未辛未乙亥生對巳巳辛巳

乙酉生對巳卯辛卯乙未生對巳丑辛丑

乙巳生對巳亥辛亥乙卯生對巳酉辛酉

丙子戌子生對壬午丙戌戌戌生對壬辰

丙申戌申生對壬寅丙午戌午生對壬子

丙辰戌辰生對壬戌丙寅戌寅生對壬申

丁丑巳丑生對癸未丁亥巳亥生對癸巳

丁酉巳酉生對癸卯丁未巳未生對癸丑

丁巳巳巳生對癸亥丁卯巳卯生對癸酉

庚子生對甲午戊午庚戌生對甲辰戊辰

丁丑巳丑生對癸未	丁亥巳亥生對癸巳
丁酉巳酉生對癸卯	丁未巳未生對癸丑
丁巳巳巳生對癸亥	丁卯巳卯生對癸酉
庚子生對甲午戊午	庚戌生對甲辰戊辰
庚申生對甲寅戊寅	庚午生對甲子戊子
庚辰生對甲戌戊戌	庚寅生對甲申戊申
辛丑生對丁未乙未	辛亥生對乙巳丁巳
辛酉生對乙卯丁卯	辛未生對乙丑丁丑

辛巳生對乙亥丁亥	辛卯生對乙酉丁酉
壬子生對丙午戊午	壬戌生對丙辰戊辰
壬申生對丙寅戊寅	壬午生對丙子戊子
壬辰生對丙戌戊戌	壬寅生對丙申戊申
癸丑生對丁未巳未	癸亥生對丁巳巳巳
癸酉生對丁卯巳卯	癸未生對丁丑巳丑
癸巳生對丁亥巳亥	癸卯生對丁酉巳酉

紫微鸞駕帝星直日一應選用合得此日百

事大吉

天皇帝星一名顯星

孟月 丙子壬子丁卯癸卯乙酉辛酉

甲午

仲月 丙寅壬寅甲申乙亥辛亥癸巳

庚申

季月 乙丑辛丑癸未巳未甲戌庚戌

壬辰

天皇帝星一名曲星

孟月 丁丑癸丑甲辰戊辰丙戌壬戌

乙未

仲月 丙子丁卯壬子癸丑乙酉辛酉

甲午

季月 丙寅壬寅甲申乙亥辛亥癸巳

紫微帝星一名傳星

孟月 庚辰丙辰辛未丁未戊戌巳丑

東元...

...

...

仲月 丙午庚午乙卯巳卯戊子巳酉
季月 戊寅甲寅巳巳乙巳丁亥癸亥

庚申

論上官赴任十二月吉日為上後通用日次
得受之言且加以後之吉則
之亦當無盡

正月上官赴任丁卯庚午巳卯壬午辛卯
甲子癸卯丙午乙卯戊午
二月上官赴任甲戌丁丑甲申丁亥甲辰

三月上官赴任丙寅癸酉戊寅乙酉庚寅

丁酉庚子壬寅巳酉壬子甲寅辛酉

四月上官赴任庚午巳卯壬午巳丑甲午

丙午戊午

五月上官赴任丙寅戊辰戊寅丙戌戊戌

丙辰

六月上官赴任甲子丙子戊子庚子辛亥

壬子甲寅

七月上官赴任甲子丙子壬子庚子戊子

八月上官赴任庚辰癸未庚寅庚戌

九月上官赴任庚午壬申乙亥巳卯甲申

丁亥辛卯丙申巳亥癸卯丙午戊申辛

亥乙卯庚申癸亥

十月上官赴任甲子丙子乙酉戊子庚子

壬子

十一月上官赴任壬申甲申壬辰甲辰

十二月上官赴任庚午壬午甲午丙午戊

午庚申

四不祥日

上官初四不為祥 初七十六最堪傷

十九更兼二十八 凡人不信定遭殃

運好任中人馬死 改任終須有一場

若是寓官知此日 官陞職顯祿高強

給由考滿 致仕歸老同

宜黃道天恩要安天解益後續世生氣民日

守日旺日復日

民日 春午夏酉秋子冬卯

守日 春酉夏子秋卯冬午

旺日 春寅卯夏巳午秋申酉冬亥子

復日 正卯二寅三丑四子五亥六戌七

酉八申九未十午十一巳十二辰

猖鬼敗亡日 丁卯戊辰壬申戊寅辛巳戊

子巳丑戊戌巳亥辛丑戊申庚戌辛亥
戊午庚申壬戌 此日巳上上官赴任

求名俱忌

論進呈策上書陳言參官見貴

宜天恩黃道天德月德合黃道月空母倉

又宜建除滿定執成開日

求謀文書印信

宜天貴天恩天德合月德六合黃道吉慶

東天寶已錄

福星貴人官印喜神左輔右弼 忌赤

口大小空亡 巳上俱可看後卷十二

月黃道通用吉日スル選用則吉

逐日黃道吉時用之亨通

子午日

子時月僊星福德星未守回 丑時天德星寶光星

卯時天開星少微星 午時日僊星鳳輦星

申時天貴星太乙星 酉時明輔星貴人星

丑未日

寅時月僊星福德星 卯時天德星寶光星

巳時天開星少微星 申時日僊星鳳輦星

戌時天貴星太乙星 亥時明輔星貴人星

寅申日

子時天貴星太乙星 丑時明輔星貴人星

辰時月僊星福德星 巳時天德星寶光星

未時天開星少微星 戌時日僊星鳳輦星

卯酉日

子時日僊星鳳輦星 寅時天貴星太乙星

午時月僊星福德星 未時天德星寶光星

卯時明輔星貴人星 酉時天開星少微星

辰戌日

寅時日僊星鳳輦星 辰時天貴星太乙星

巳時明輔星貴人星 申時月僊星福德星

酉時天貴星寶光星 亥時天開星少微星

巳亥日

丑時天開星少微星 辰時日僊星鳳輦星

午時天貴星太乙星 未時明輔星貴人星

戌時月僊星福德星 亥時天德星寶光星

夫天時不足忌在盡吾人事人事盡之自能感召天

祿所謂人定亦能勝天陰陽時日何為者

哉但吾輩武夫罔習吏事到任之初手足

無措已失先後緩急之序故其設施顛倒

如向風理絲無怪其然予與諸將叨有一
日之長帥率之責乃撰其節要為到任寶
鑑吾輩真肯信而行之決無不利凡我將
領無論大小不拘邊腹地方奉有

欽命推擢之日或生長此地或昔為屬伍日
夕面見地方事宜似不必狗眾而後知也
但一官自有一官之體或內而衙門之群
務或外而上司之新政便是舊遊終隔藩

籬况曾未經其地者安得不為先事之圖
乎悉當于未任之前于曾經彼地遊宦或
士大夫或前官或聞知彼中事情者先行
多方諮訪其時人言尚公語云禮失求之
野閭閻小人心無所為問訪一二謹慎知
事之人亦無不可是我未至之先已得地
方之情矣姑默存之未可就信履任之日
見過官屬且勿輕論地方事情本日只了

應酬雖對賀客亦勿論地方輕開此口左
右便測我意向所在矣應報上司先具揭
帖官文椽書左右和以遇之即有不是且勿分
別可否惟存于心次日將衙門內要緊號
簿文卷檢覽稍知大義三日行香禮畢投
文後且收在退居親行檢看稍知任內之
畧乃將錢糧兵馬城池地里各文冊于案
牘中擇出粗涉一過先取大數抄為手摺

常在袖中應叅上司則赴叅見詢以職守
兵邊之事只云某叨遇主司罔敢不竭力
報

國心雖切切振作練兵飾武釐弊興廢以保
地方但初至未諳容回任事事講求應該
自行者不敢遲怠應該請詳者請詳遵奉
第以設施之初人心未信不無耳目之異
望主司姑為主持以需其後如果行不逮

言甘辱明法倘設施果合時宜果中利弊
而人言市虎亦望主司堅執投杼之嫌以
裨責成于終如此對之方見老成回任之
日務信其言不止務信其言當終身以此
言為鑒戒務副之于其行尋當巡行境內
每到一城先將城池形勢邊牆看過詳問
四方險易建置始末保障緣由入衙門將
地方父老延入優以禮見問其弊病大率

如係邊牆步步親行備問牆外所對何項
夷人部落某處某年入犯因何失事因何
成功夫前人之事業後人之龜鑑今當如
何庶可守固戰勝諮訪在心且勿就言方
畧次則查點庫藏如神器則云庫在某處
即親詣件件驗過某件某年造如何用見
今堪否且待土人典守者言之勿出已意
乃又卜日入操其軍馬逐名點看強弱器

文武官欲行實
事均不出此

械堪否使地方形勢人情土俗軍馬強弱
衙門利弊一一在我心中有如素遊之地
乃先將極貧無告之軍查出優以言辭省
其差役問其疾病次革科歛之弊次將衙
門內役占賄賂之弊盡行痛革次為各軍
清楚糧餉務得實惠次將孝子順孫義夫
節婦親行存問其家式其門閭如此人心
大定人人知我是為民之吏愛軍之將然

此人亦以此事心出末上云云

後仍行擇訪名望才猷素重一方之人真
心求教蓋彼于我初至之日未知我作用
何如即有裏言未肯盡吐稍見我作用知
我為賢者必以佳言告我必以地方利弊
宜軍宜民之畧導我凡有不忠之言備拘
之人自然不敢誑罔于我此後任我所為
皆宜軍宜民之政也如有利弊所當興革
事重而不可專者明白申報上司如力可

東坡志林卷之五

自舉者便宜行之凡有大事申報上司于
文書之外仍附以揭帖備言其事之始末
情節利害緣由上司無不聽允自此之後
既得上司之歡心下人之悅服可謂盡善
矣但人情難測患變無常又須日甚一日
無敢少安在內地常若上司督責于上在
邊方常如敵患臨前慎之又慎敬以勝怠
如此戰勝守固完名全節為賢將為美官

永無災患矣

一居官不難聽言為難聽言不難明察為難
凡將官所聽言係軍卒之利弊士氣之盛
衰疆場之得失初任如前多方博問得言
之後必俟經歷言合者信而無疑則即行
之言不合者再以未任與初任所聞質之
質之非利其為我言之人亦非也我則漸
漸遠之而不用其言所言皆驗行之有益

授行 曾參ノ政事

米 四至 東面 南也 四維 又合字 八到 上ノ

于地方則所言之人必心地光明識見高
遠我則時時請教以匪不達以聞所未聞
又勿彰人耳目使言者獲謗百計授行則
我之好必不終善言不復入耳不忠之言
必勝如此而邪人日密所行日非矣鑒之
鑒之

一切軍馬錢糧強弱等第數目錢糧出入
緣由邊塞城池里至形勢馭軍防邊方畧

号 甲字号乙字号杯下簿シ合ル

規則應興應革事宜一一于到任一月之

內務要取勘明白畫圖貼說具一手冊隨

身以便次第舉行上司詢問查取即以手

摺擇出對答登報

一到任之後即置號簿所屬置簿赴比于我

我亦自置一簿以比我應行及查掾書遲

早以妨奸弊凡要緊者復密書一帖粘于

暗室毋容人見及不急之務人不在意者

東正書三佳

卷三

十五

每一月之內量記一二不時覺察之掾書
將謂我為神明屬下將謂我為記事不忘
自然警畏為官之道臣子之職鑒戒萬億
亦不能盡第一緊要在練兵殺賊實紀一
部盡之茲三言以蔽之曰勤敬廉

登壇口授

夫天下之本則有國々之本則有家々
之本則有身故欲平治天下國家者
先脩其身々脩則一家化之推及則
一國治々則天下歸之是以君子
躬行而以德故民觀感而心服撫
民以仁故民因恩而親付其上齊之
以禮故上下分定而不亂序之以義
故民知其恩而委身端忠足以死
生威之以法故民畏而不犯行之以
信故以誠感民誠而不愛其攝守生足
以國富且強民安而平有變則克
戰國守故敵國服從於威德天下
歸余此登壇之要法也

練兵實紀雜集卷四

登壇口授

西路副總兵官李超
東路副總兵官胡守仁同輯

教員在子
覆錄易河超守仁等猥以庸劣待罪薊鎮恒慚政
負非宜深懼覆餗在疚入任以來仰奉
督撫按關石畫總鎮司道軍機首與臺
工以固天險並舉教練以振靡風邊習
邊機雖頗有所聞見而動輒扼腕亦嘗

竊為我總鎮兵主憂焉。至于超等鴻毛身命，此不足計也。時惟庚午夏六月，諸邊新臺肇建過半，乃奉制府會同撫院奏奉暫停，以舉練事。隨于六月下旬，蒙兵主檄文奉行間竊，惟是舉也。往者總鎮卧治三屯，諸路損益興革，勢若秦越久矣。所部獨三屯標下勇壯家丁約五千餘人，能使軍容整治，即為盡心。

厥職謂之上等品色矣。超等忽奉前檄，且喜且慮。夫所喜者我兵主連橫十一路全鎮之力，深得禦大虜之道矣。所慮者諸將積習未可言轉，而一二日登壇口語期彥數十年來已成已信之痼病，不易易也。迺于六月二十一日，東路協守守仁、西路協守超、遵化標下游擊孫朝梁、張士義、三屯標下游擊史宸、王通。

王撫民中軍都司謝惟能分守山海叅
將管英石門寨叅將李珍臺頭營遊擊
谷承功燕河營叅將史綱太平寨叅將
羅端松棚谷遊擊張拱立馬蘭谷叅將
楊鯉入衛固原遊擊劉葵延綏遊擊侯
服遠其密雲標下叅將李如楨蔡勛遊
擊王祿壻子領副總兵張臣曹家寨遊
擊王旌古北副總兵董一元石塘嶺叅

將陳勛各以道遠西防緊要未至廼用
提調等官張應時甯潮劉尚仁章延廩
方相李天爵朱維藩等代及各將官部
下中軍官管操書記掌號吹鼓手俱集
三屯鎮城是日晨鼓戒嚴我兵主肅整
冠服盛列威儀陞帳啓轅門超等戎裝
序秩趨跪敬謹謁畢退出更衣以入兵
主迎至臺中延超守仁于庭内面北行

揖禮西序立諸將簷下行兩跪禮兵主
面南受之次各都司提調中軍等官參
畢閉門兵主乃降容悅色揖超等以入
止止堂南面坐超守仁垂手僅去尺許
諸將分序于東西坐超等之後次都司
提調皆序坐次中軍等官立于東西壁
下次旗牌管操書手掌號吹鼓手俱環
侍於廳戶之外禮畢超等知兵主之誨

必諄諄不止萬言恐其聽記弗前有孤
登壇授受之盛舉也乃與守仁及各將
領預擇聰慧書手各一人以從暗携文
房之具布于廳事西壁每書記一人記
一句各分號編次週而復始是以兵主
三日之訓辭雖不假思索出諸口而無
不中節其後夫之紀集亦不敢魯魚編
既合而如出素成也坐頃天氣正暑諸

將士汗下如雨莫敢有揮之者兵主出
吳扇百十餘柄自超以至吹鼓手各給
一把因命揮之以拂汗復出圍中爪獻
者于超等各三葉士識而下各一葉兵
主曰位有貴賤身無貴賤自兵主而下
以至士識皆兩葉于是將士不覺奔熱
就涼目為異數食訖兵主屏氣澄慮良
久諸將皆作兵主曰語長復坐曰諸君

以今日共坐之處是何處耶衆莫知意
所在不敢對曰此非三間房子乃是一
隻舡且漏又當風波之中若睡的自睡
坐的自坐讐人反目各不同心將舡被
風浪飄衝打碎彼時無分賢愚無分恩
讐都是溺死遭此之際便是異心讐人
既在一舡說不得平日不相識說不得
平日讐怨推此共患共難之心掌舵的

掌舵掌繚的掌繚同心同力將此舡撐
過江海到了上岸時任從眾人各心各
路分投而去也今要求漏舡過得風浪
却人人不齊心不共拚一箇死力那箇
人能免得去况諸君起于世豢者受
國恩有年崛起布衣者榮耀逾分以職事言
分當捨身以

國法言勢當捨身姑且勿論本鎮曾聽人言

武職兩手握武職着便益成功則顯親揚名
加官進祿是一手握武職着便益也陣亡則
廕子立廟血食百世是又一手握武職着便
益也是生得便益死亦得便益但本鎮
見武職畢竟廟食者少下獄者多舍了
便益以圖武職僥倖第不知五十年前將官
陣亡之時同陣偷走者如今還存在否諸
將日還有今日走回明日死在家下者

兵主曰。死是免不得死。只是多活幾日。
做了箇帶罪的鬼。當時偷活在世。誇他。
便益。直到今日。立廟祭祀。天報忠臣子。
孫興旺。還是誰便。益諸將默然。兵主乃。
更端諭曰。夫九邊雖同為防虜。惟薊鎮。
之事。與八邊不同。我先說薊鎮之形。而。
後言將官之習。比如宣大山陝。無屬夷。
隔斷。且地平無險。可據。胡馬入犯。無時。

數千亦入。數百亦入。甚至數十亦入。將。
官隨有警報。便就出去追剿。緩急之際。
迅雷不及掩耳。那得齊兵。那得聚眾。故。
特有家丁之設。所謂在精不在多。與將。
官廝守一處。人不離營。馬不離鞍。一聲。
砲響。早已出門。方才追得賊。及又有偷。
馬打帳房之類。平日邊。微得此功勞。以。
為根基。及遇大虜。却稱眾寡不敵。即厚。

顏無耻尚可保全身家薊鎮切近
京師議論既多山川糾繆有險可守外有
屬夷限隔使我一籌莫展于平時無零
賊敢入使我無根基可立于夙昔即有
技能無處可試三五年才一犯每犯必
東西黃虜合勢而來動稱十數萬邊外
延長百餘里或以頭為尾以尾為頭分
攻聚突必有一處潰入入則又以精兵

劉管自固虜知勤

王之師不日輻輳自入至出多不過十日
此薊鎮之形也吾薊將士平日既無寸
功可保臨大舉時便稱眾寡不敵惟以
家丁數百窺伺零虜即殺數級豈能掩
罪甚至無零可剝却將平民被虜亡兵
割他死頭來報功希以免罪甚至說謊
反助賞譽試以今日言之說謊難行偽

首級不准。倘零功不多。倘無零功。而虜
賊自入。至出。全不見面。總不一交鋒。可
乎。諸將對曰。決了。不得。兵主曰。既知了
不得。如何不講戰。夫諸君所以不講戰
者。病在理欲不並立。實事與虛套不同
行。因有虛套。行得慣。故不講戰。諸將平
日尚怕督撫。若總鎮操守清嚴也。畧怕
他到了。鞅賊時。便不怕總兵了。蓋知兵

馬由不得總兵調度。救出多門。故也。及
至虜入之時。

督撫也不怕。即有小過料。

督撫拘泥舊套。恐有臨敵。易將利害。必
然姑容。且總兵不惟不能做主將。更為
諸將所執拗。甲曰左。乙曰右。嗷嗷衆口。
以致主將無所適從。其故為何。蓋逆知
賊未出邊。錦衣官校至矣。

督撫總兵或亡于陣或逮入京其時誰
與他筭帳欲使追論諸將之失誰復聽
之既而代任上司又不惟不行查究乃
預為已地且益加優言冀其感我必然
盡力于我殊不知奸猾之徒騙過了多
少上司此諸將所以不用命者有所恃
也又將官調赴隨征之日本官未起程
先差人分布於入京道路及

兵部門首

內府諸處計約某日可追及賊不待報至
便紛紛揚言曰某將官追上賊了殊不
知三千軍內還無二三百到還有相去
一二百里者誰為查究還未見賊及約
期將近又是前項之人各處稱揚曰某
官如何被圍如何砍殺其欲妬人之功
報已之怨者則曰某官在某處劄營如

何不救尋曰本官如何殺砍突圍而出
矣甚至喧動

聖明至有王全斌之賜彼人此路既熟決可
僥倖復肯出死力耶平日結識此套不
知用了多少心機費了多少金銀又肯
捨死耶諸君多係西將率以家丁為利
器決不可以此視薊鎮也家丁之召本
為軍士氣弱散守地方倏然零賊入犯

一時軍士呼集不前而將官當鋒必得
親養恩深之人相救相護今諸將每人
統兵一枝二三千不等原要各將將此
二三千衆教練精強又召家丁二三百
厚養以充先鋒今却顧此遺彼愛小失
大就以軍士之馬供家丁騎乘以軍士
之身供家丁役使以軍士之糧作家丁
養贍是得二三百人之心盡失部下二

三千軍之心以有用之軍置之不用之地是費

朝廷二三千軍士之糧餉而僅得二三百家丁之力本為求精適致冗費本為求多反以致寡既視二三千為冗數又視之為必不可練用如是而廝後益多益快其欲諸將又且利于此習于此偷馬打帳房得功視此為制夷之長策及至大

舉而入便謂虜必不可交鋒必不可堂堂相對凡能神出鬼沒偷竊零騎挑壕自固便是好漢此牢不可破之習也其在蘆鎮將士又以大虜每犯無敵積威所劫亦謂決不可論戰本鎮試為言之若謂戰虜容易固屬欺人但勁虜曾來亦未嘗不敗符堅六十萬晉謝玄以八萬敗之兀朮拐子馬岳飛以五百人敗

之漢武帝時用衛青霍去病掃空王墓
我

太祖用

中山武寧王等盡驅胡虜於沙漠恢復中
原此亦虜必不可戰勝乎抑還可戰勝
乎衛青霍去病謝玄岳飛

中山武寧王抑神仙乎抑是我輩之人乎
薊鎮必是大舉必要大戰大戰之道在

我必要合十一路全鎮之兵合衆人之
心為一心合衆人之力為一體除合衆
人之心力另說且以欲圖大戰試問諸
君夫大戰之道有三有算定戰有捨命
戰有糊塗戰何謂算定戰得算多得算
少是也何謂捨命戰但云我破着一腔
血報

朝廷賊來只是向前便了却將行伍等項平

日通不知整飭是也。何謂糊塗戰。不知
彼不知已。是也。兵法多筭勝。就與諸君
今日在此筭之。虜賊惟以弓矢為強。我
也是弓矢。况又不如他。便射得他一百
賊死。他也射得我七八十箇。官軍死。賊
近身。惟有馬上短刀鉤子。我也只有短
刀。况不如他。兩刀相砍。我砍殺他一百。
他也砍殺我七八十。我砍他一百。他不

退動。他砍我十箇。我軍便走了。賊以一
人而騎牽三四箇馬。且馬又是經年不
騎。喂息脹壯。我馬每軍一匹。平日差使
羸瘦。臨時只馱送盔甲。與軍之本身也。
不能若與他馬對衝。萬無此理。如下馬
地。聞能捨命頂當。須要盔甲。今我之盔
甲外面新表可觀。內裏鉄葉一片數箇。
眼銹爛。惟存鉄形。還是好的。其空落如

篩子一般。虜射可透。刀砍可破。是盔甲也不如他。惟有火器是我所長。但火器又有病痛。且如三千軍一營。便一營都是火器。不過三千桿。臨時必下四面營。每面只得六百桿。况一營決無此多。又不敢以六百桿一齊放盡。思以何為繼。只得分為五班。每班不足百桿。臨陣之際。死生只在眼前。人人面黃口乾。心慌

手顫。或將鉛子先入。或忘記下鉛子。銃口原是歪斜。大小不一。鉛子原不合口。亦尖斜大小不一。臨時有裝不入口者。有只在口上者。有口大子小。臨放時流出者。有將藥線撚不得入。用指引唾而撚者。有將火線滅了者。此類皆放不出。已有二十桿矣。放出高下不準。潤濕不燃者。又有四十餘桿。中賊者不過二十

悍內有中賊腿及馬腿非致命所在又不能打賊死其中賊致命處而死者不過十數人夫以賊數千人衝來豈打死十餘人可使之走乎是如今我與諸君還未出門還未殺賊先已算輸了件件不如他件件殺不得他明日有賊來却要昧着心腸糊塗與列位去上陣取勝列位以為何如天下道理只有平日件

件算勝他件件強如他到了臨時尚不知地利賊情何如戰不勝者有之今却一件不經心只圖獨力靠天世間無此用兵之理無有不較多寡憑天之勝諸君今日出去可用心思想明日来件件細答我今且以利害為諸君告之賊若進入內地自入至出必然要堂堂正正血戰一場必有數千真正功級方可塞

責若不及此。决是大家棄了身命。死于戰場。以報

國恩。諸君就要偷生。本鎮决無生回之理。我猶可也。今之

軍門撫院志存報

主心在死。綴諸君若不信。我與

軍門周旋。兵間十五年矣。

軍門平日臨陣。只是單騎為諸君先。

軍門生平抱負志念。我所深知。若不能以功報

國。决是成仁取義。斷不為簿吏所辱。曾諭本

鎮曰。這箇面皮。進不得城。

撫院同體

軍門者也。彼時司道等衙門。孰敢不從督撫而往。

督撫司道在軍。就是紀功之人。我不慮

纒

綱目實錄卷四十一
功賞不明。我只慮諸君平日套子無處。使平日怯懦者無處躲。軍法在前無可遮飾。且如往日調兵火牌。

軍門只是開云星夜隨賊向往。將官恐誤限期。軍法嚴重。初出擇其壯馬健軍。三千之中。不過二千餘名。以徃飯不及炊。電奔星馳。一晝夜便走二三百里。再不管行伍何如。軍士有無。隨上何如一。

日之內沿途疲人倦馬。已少了一半。再日又少了一半。及至到賊所。多不過二三百。便稱某人已追上賊了。其殺賊與否。又做支吾。

軍門各上司。亦不查本官有多少兵。多少到如此。即使全鎮十一路主客將官。二十餘員。不過五六千人。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是以只挑壕自守。如今

題奉

欽依定有限期限外不到失事罪及本官限
內不到已開槩累之誣所定援兵俱係
三分中選二又以一分臨時聽將官自
備沿途疲乏補數到了賊所必尋主將
箇箇軍定要于正行之間設法見數彼
時所到不齊復有何說又往日因無行
伍因無分辨某營因無左右前後營陣

故到箇地方任諸將各擇便地各自為
家以故對面視其危亡而不救甚至坑
陷主將而不顧今以十路分東西各五
路主客援兵務各合一營每營有定就
方色旗號譬如遠遠但見一片白白東
而來便知某營約到主將處某方屬白
便向某方安營一箇亂不得一尺好地
形揀不得又若某營前進奮勇本營旗

號一色不待本營報來便知是某將軍
馬若一齊退走了但望見一片某色旗
便知是某將先走又上陣之時本鎮當
中諸將人各為一頭將官家丁在前軍
士鴈行于左右俱看本鎮高招但有退
縮者只將將官預令旗牌伺候徑聽綁
來此時那得工夫網打只是一馬馱送
車營

督撫所在之處任你如何辯解就着同
營一將代管其衆所以每援兵一枝必
設主客將官二三員正為臨時拿了一
箇就有一箇代替將說不得臨敵易將
的話了其廣布流言說謊京要一節凡
遇賊入之時一切將官只報總兵各道
轉報

軍門撫按並不許差一人入京亂報一

總兵官命蔡

卷之四十五

面預請各衙門差人于沿京大小路并

九門

兵部門首訪候但有前項之徒即行拿住本官後日便有功亦從減論又往往

朝廷法度只行于

督撫總兵蓋

朝廷之上總其大綱將將之法要當如此備

禪而下每每好了多少說謊的人守邊

朝廷法度

不固退縮先走畏避之徒每每漏網總

鎮陣亡與諸將若無干預何曾連坐一

人至于部下軍士曾來未見賊後一行

查究以此衆不用命本鎮今奉

勅諭自副總兵以下抗違練兵便聽以軍法

處治况臨陣乎我必先于練兵時一試

之臨陣殺人知者怕不知者不怕倉皇

之際也殺不得許多平時操練之時軍

士不如法就是殺。參遊不如法就是網。人便曉得怕。去年

軍門做一本說的甚是利害。直待有事時方（上）我也做一本在這裏也待有事時上都是諸將濫差人入京及一向不曾連坐好了偷生的（苦了）向前的言語反覆思維舊套用不得軍法決到身上無處推奸躲死故曰活人却走死路死

給字
サ、ケル

人却走活路何也。凡將士若肯將實心（拿手）拿出愛軍是愛軍的心操練是操練的心上陣是上陣的心必思勝彼之法軍火器具件件用心精製將此性命捨着出來用心竭力愛惜光陰忙忙整飭行伍倘得一日無事我且活一日一旦有事父母妻子身家各預打點停當出門便與他們永別了只做死的般看待方

才得勝却又又有功又得生回方是大家
掙駕得這隻漏船過海這便是死人走
活路若不如此思量不是敗了被賊殺
必是軍法殺了都是丟了生路却是自
已尋着無救解的死路行也這便是活
人走死路大都今日只是要轉移念頭
改箇肚腸最為要緊諸將唯唯兵主又
曰不獨望諸君信我而改圖還要部曲

信諸君而改圖不獨部曲信諸君而改
圖還要士卒信部曲而改圖致此之效
不獨我諄諄告諸君還望諸君以此諄
諄告部曲部曲以此諄諄告士卒使上
下同心人人知此箇箇改圖必須數萬
人聯異為同聚少成多合寡為衆方為
勝算諸將默然兵主曰無已還有一着
頗省力諸將復請兵主曰薊鎮山川險

阻守固最易。若能守于牆上，拒打賊圍。見有明例，各陞_二世襲_三三級，所謂重賞之下。諸將曰：然。兵主曰：柰何？二十年来，僅見一二次守固。彼時想各虜適值大兵_下所集處，是守之一策，亦其難憑，必不敢信其決固也。一將曰：比如城在平地，又四面受敵，尚可守。况邊牆在山上者乎？兵主曰：不然。城小法，令易及平地耳。

相聞誰敢先走。一城中家室所係，誰忍先走出城之外，再無保全身家之處。何處可走？又一探數人，官府多頭目，聯束是以守而必固。邊牆遠近高下，十一路幾二千里。雖有山險，牆在高處，不能得許多頭目，節節而制之。高山之上，經過邊牆僅十里者，山內遶行，便有二三十里。應援之兵，不可易及。將官督察之時。

步行力有不及馬足不能登險輿乘又
屬遲誤故將數十里之山付之軍士人
自為守彼無身家在牆下彼無督責于
牆上就使軍士用命射打虜賊死誰則
知之即或先走誰則見之况邊牆高不
過丈餘厚不過五尺虜衆數萬乘山梁
之勢徑衝牆下矢如蝟集牆上即使數
十軍一梁入相挨擠舉足跌落亦不能

展手况以數軍孤立而當重敵勢已懸
殊又望軍士用命于不賞不罰之地胡
可得乎今來既奉

督撫肇建空心敵臺各騎牆相映軍士
據臺為守正面可禦山梁擁衆之虜兩
面可打拆牆之賊便是虜馬得向臺空
拆牆而入兩臺上暗認酋首數鉞齊發
縱安灘把都兒土蠻辛愛等皆死于我

東江實紀
卷之五
三十五

空心臺銃石之下未可知也然欲致此
之効必在練有節制使貴賤尊卑上下
相維十人便有一隊長十人視隊長使
畏如大將如此處處是有制之伍高山
僻嶺儼如主將在上故人方用命所謂
戰要練守亦要練戰勝之軍未有守不
固者况今臺座俱當馬衝梁上之軍皆
臺上官目親臨屈指可計某軍有功某

軍先走便可執簿而書之山下各路又

設有遊兵專拿逃

回先走之徒登時殺
取首級懸示苟能守

固所謂全軍為上不戰而屈人之兵為
第一着為最上策也兵主乃出節奉

督撫方畧司道議擬者特集為二冊一

曰明哨恐其為所襲也二曰暗哨又恐

其賊哨截路也三曰架砲賊將到邊則

賴之四曰烽火以便調度援兵五日臺

牆賊至下據臺乘牆而攻打之也六曰

關寨每防禦兵之後當防屬夷掩襲也。
于是逐句分讀字字講解與諸將士聽之。
其六項哨守教習詳細緣由別有守哨書冊載之。茲不復贅。講畢目視諸將。
諸將曰唯唯。兵主乃作色曰唯唯者薊鎮之虛套。諸將之痼習也。其餘責躬之實全未全未。試為諸將言之。今日之事。所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與諸將共聚。

一堂關心見誠議論無慮數萬言。只為改移痼習誓幹實事。圖實戰實功以報國耳。邇年薊鎮習為痼套。凡上司有言不論是否只是唯唯奉命。甚至增美其說。俗語云馬上房子亦曰馬上房子。只是眼前奉承過去。心中已不然其言。才一出門便生訾議。非笑凡有不便于己者。不願有無益于時事。或為謠言。或為異議。

或布諸

京師或托諸親戚鄉達或鼓舞軍士訟告
定使上司竟食成議曲從伊欲而後已
也不要固守也不須練戰也不必精利
器械只是苟圖安身得利一無所為束
手享過太平日子縱他日十一路賊來
不過止進一路知道由誰的路分進來
破着一箇頂綱只是將

頂綱

人ニナルヲ頂ニ紅ヲカスリテ爰ル
時ハ頂キツカスニ紅ナルニ督撫
總鎮ヲカスリモノニテ罪ヲナスリ何ルヲ云

督撫總鎮捨赴

朝廷法網便了為今之計利害責成我已說
盡須將議論不使的事體直言無隱一
一當面就說事必求可功必求成大家
保全却不是好本鎮聞過如食飴二年
以來諸將所知
督撫愛才勇之將誠實之言任事之人
無異子弟手足此套不除邊機如何得

東正實已往
卷四
三十一

轉決無守固戰勝之理諸將于是始有以守方畧請者有以戰車方畧請者有以器具請者有以哨守請者雖言人人殊要之皆為守戰實事圖也兵主隨問隨答或檢列

督撫所示公移書劄與之講論再三各歸于守固戰勝諸將曉然而後已又無慮數百萬言時有向兵主言士卒之苦

者兵主曰主兵月糧客兵行糧此

國朝兵食定制無敢議矣但在諸將隨事撫恤節省本鎮舊所炊薪皆派于近路諸軍今已之乃自遣家丁採用十二月除日薪乏舉宅闔釜至夜始得薪至其他類此者多軍士雖不蒙惠亦盡吾心焉諸將曰如退匠役以歸伍減隨從以充戰革薪炭以蘇軍諸將尺帛不敢及門

此兵主之所以恤士也。諸將雖不敏，近
日改轍效事者多矣。上如督撫諄諄教
戒，無非欲諸將恤士耳。但如月糧闕給
于二百里外，撫賞官帑十不及一。軍士
每月身既修守，復督採柴，變價以充撫
夷之用。且採柴惟二三處可貨，深山窮
谷，孤寨寒村，即有柴莫售，雖設以採柴
之名，實扣月糧以充之。每軍一月止得

領銀一錢入已。他如差使應付之繁，難
委吏之摧挫，以禮貌恭敬為是非好惡。
不可枚舉。兵主曰：守邊將士之苦，恐諸
將言尚未盡。吾且盡吾心，且以教練守
戰為圖。我若做得效，堂堂正正殺賊一
場，盡得職分。上項苦事，本鎮保為諸將
士轉移之。若不能盡職，不着實練兵殺
賊，臨陣走了，死無葬身之地。那時分文

錢糧都是費了

朝廷百姓的還敢說苦無別引他辭遮飾已過不覺日已晡後兵主乃命厨人具食與諸將飲已薄暮諸將竟是鬱鬱而退是日登壇諭令禮畢次日方曦兵主復陞帳諸將謁禮既竣登壇如昨諸將肅然兵主問曰昨日所言多策之策諸君必有奇見何以教我諸將無可對兵主

曰凡吾所以諄諄千言萬語無非要諸君改念拚舍一身實圖一戰非真驅將士數萬一刻而就死也此正所以為諸君與將士求生耳吾將士要保全功名性命正在此捨世間人處天下之變捨得是未有捨而不達者兵法云必死則生幸生則死置諸亡地而後存皆此意也虜馬遠來五十步內外不過弓箭射

我我今有烏銃快鎗火箭虎蹲砲伏郎
機皆遠過木箭狠過木箭中人多過木
箭以此五種當他箭諸君思之孰勝孰
敗虜馬近身惟有短刀長不過三尺我
今有鈚棍長鎗鈎鎗大棒皆七八尺長
兵法短不接長一寸長一寸強是亦得
五件當他刀諸君思之孰勝孰敗虜以
數萬之衆勢如山崩河決徑突我軍我

有車營車有火器終日打放不乏不用
挑壕而壕之險在我不用依城而城已
在營要行則行欲止則止諸君思之孰
勝孰敗虜衆人自為戰萬人齊力我以
節制刑名使萬人齊力使人不得不戰
就中又伺其隙攻其惰就便益他許多
了諸君思之孰勝孰敗又虜馬方來百
餘里外節節險要云云此一筭也係秘

機超等不敢書。兵主又曰：凡我標兵先赴信地，應援之時，其各標下車營，只可將鳥銃手調赴邊牆上，將車子近便總路城池沿城為衛，重器還宜在車城車相恃，先保無虞。若能禦拒虜回萬全之勝也。萬一潰入，車兵趨回附車，馬兵馳回附營，各路援兵見烽火傳至，不待調遣，馳赴主將合營，舉眾迎敵。中間臨時

方畧，今雖口授諸君，但變不可預圖。諸將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傳也。先是諸路所操，尖夜步下聽調，援兵但遇賊入某處，各由沿邊來至云云。此係秘機，超等不敢書。兵法乃擊其惰歸也。車營在後。

督撫居之，漸次前進。本鎮與諸將云云。此亦秘機，超等不敢書。若功不償，恨還

有某一着云云此亦秘機超等不敢書
計凡五種方畧所謂多方以誤之必有
一中大都用寡與用衆不同目今邊兵
寡弱本鎮非不知在精強而不在多也
當道置將亦只要箇箇是孫吳箇箇能
用寡但衆寡不同勢不在我而在賊賊
入薊鎮動以十數萬薊鎮主客亦有十
萬餘非他鎮人少莫奈何之比即使隨

機應變相敵治軍亦須五六萬之上兵
到萬數以上就用不得雲散烏合之法
就用不得將領家丁之套就要堂堂相
遇就要以全取勝一此虧吃不得若用
兩家相等伎倆決是不得便宜譬如賊
以弓矢我亦用弓矢賊以短刀我亦用
短刀賊以馬衆我亦以馬衆就先勝他
畢竟要敗何也器械軍馬相同須是對

欖對殺交手方分勝負數萬之衆堂堂
之戰豈是待交手之後方決勝負之物
耶。須是未戰已前件件算箇全勝使他
寸刃不得傷我一交手便討他些便益
乃為用衆之道本鎮雖不敏然二十年
前經歷薊鎮有日矣後十餘年于役東
南之地血戰者無慮百數陣山川敵情
伎倆雖有不同而兵家法理實無不類

為今之算譬如賊以弓矢來我須使他
弓矢到不得我身上我先傷他賊以刀
來我先使他刀到不得我身上我先傷
他賊以馬衝來我先使他馬衝不得我
動我先殺他件件事事皆如此是以一
交手就勝衆力不屈衆勝不怯方才是
堂堂用衆之道由此思之正吾所說以
火器五種對弓矢一種以鈹棍五種對

短刀一種以車營對衝馬等類是也又有人謂鈚棍等件太長使打不便者此非鈚棍之不便蓋人習之未熟用之未久不能與手相忘之故也况懸之馬上只見不堪用緣用一隻手照管馬轡只得一隻手用器械豈能用數尺長鎗鈚棍重器戰打果是不便若雙手用器械又無人調馬益見其不便而已殊不知

此皆步下所用之器只是借馬馱送甲冑軍身行路臨時必然下馬正好步下用_レ到陣上你們只愁短不得長方知我言的是若平時將器具短小馬上_レ一時圖奔馳便利到了臨時馬上又站不住還_レ要下馬地列則向所執于馬上軍器又皆無用不與空手同乎尔多士思之思之但只肯真心實信收拾軍馬振作

志氣臨時如我所云云。未有不勝。是本鎮所以決逼諸君捨身拚死之因。實為立功揚名之計。到此地位。是使諸君死乎。是為諸君生乎。是教諸君立功做豪傑乎。兵王諭畢。于是超等諸將。豁然而歡躍。然而喜。咸有勇氣。生于眉睫間矣。兵王復東西讓虛心遜語。特請諸將教其所未逮。復設案執筆。凡諸將一言之。

善者皆錄之。凡諸路一事之未修舉者。皆錄之。備次第興革。時已逾午。大雨如注。兵王又曰。連日與諸君所論。雖俱軍中急務語。夫合萬人為一心之本。則不在是焉。適值大雨。無他事可做。試與諸君論練守戰之本。本在何處。以手指臂下曰。在此內。乃心也。心之所應。則志如木種入土。雖兩甲之微。有參天合抱者。

有不滿拱把而萎者。僅有丈尺無幾者。其種已定。即吾人志之已定也。此志即是至誠。誠至而才不能充。即好種既播。而地土不肥。亦與常種同。苟無誠心。而聽諭萬言。亦秋風過耳。是以鄙弱之種。而望參天之材者。同。班超志在萬里。竟以三十六人而取西域三十六國。古人無尺寸之基。皆能成大功。今吾輩所將

者。見成軍馬十餘萬。誅戮鞭撻。莫敢不服。此豈吾輩之長。蓋仗

朝廷紀綱。持此忠義。以號令三軍。即今全鎮諸將。不下班生三十六人之數。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只要我們志堅種子好。本鎮縱不才。以位則為諸將之長。以責則在諸將之先。今日之事。只是要信我之言。無有不効。若肯

拚死決然得生不止得生決然立功兵
主乃出自紀愚愚稿一冊逐章解示諸
將盡皆談兵秘訣治心做好人龜鑑諸
將始帖服無敢他議日晡復留諸將飯
畢將各路軍數取置於案諸將輪至案
側命坐以本路實在軍數逐款詢于本
將親為擬註先定墩臺烽火時得諸路
癡弛狀有十餘里無一墩者烽火何以

接傳于是擬定墩軍授以傳守之法再
擬尖夜部伍練法分明哨暗哨架砲沿
革次定有馬援兵不派臺梁而照信地
專一應援遇急聽調次擬尖夜與幫尖
夜團練步下聽調援兵次擬派牆梁之
法前軍皆布守臺牆賊入乃調次擬路
將自練下軍專守臺牆而不聽調次餘
數百以備老弱事故而仍派臺梁凡係

路

雜差調取之數。開除無遺。諸將無不樂服。復定十一路援兵。向往方畧。多屬秘機。不可預泄。虜聞者。超等不敢備書。別有專行。次日于教場設大宴。日亭午。兵主服錦臨席。諸將接于臺下。兵主舉酌授超。守仁次。諸將次。提調皆四拜告。超等曰。今日疆場大事。同舟患難。盡以托諸將策。効愿行。則公等皆麟閣凌煙之

流策。違願阻。則吾等皆一時覆舟之鬼。願諸將勉之。兵主南向中坐。超守仁東。西向。與兵主位相近。叅遊左右。坐于廳內。都司提調坐于簷外。中軍官坐于臺下。旗牌書記吹鼓。手皆坐于旗鼓之下。我兵主逐人視酒。加以誨言。畢各就次。酒行。優人扮三國傳。兵主曰。三人同心。則能立國。吾等三十人同心。便不能報

主不為三人愧乎。繼出所獲倭夷盔甲鎗刀
銃具之屬。諸將觀之。皆吐舌曰。一向只
說倭賊易殺。如此觀之。驍利當在虜上。
虜只勢耳。若論軍器。十不當一。方出新
製禦虜飛鎗之類。諸將盡知為利器。可
恃。又將各項新製軍器。如快鎗。如佛郎
機。如大刀。如腰刀。如長鎗。如鈎鎗。如火
箭。皆薊鎮所有。而未精利。雖多無裨實

用者。今製件件有法。又如舊日毒虎大
砲。粗惡不堪。打放須置于軍馬營壘數
十步外。今加以新法。名為虎蹲。即于行
內可發。其一切什物。無物不備。無物不
精。皆兵主件。件手試以教諸將。每路一
副。以為式。委官分授。處造我兵主。每次
召一將。復于案側共酌。以叙心曲。存問
家門。事。產。為子弟之慮。亦無不至。諸將

東... 已... 卷... 四...

無不願為

國誓死者。兵主乃再問于衆曰。今番凡百節。省軍士或可少蘇乎。諸將又備陳軍士之苦。兵主泣數行下。至于諸將挫抑之狀。乃自卑屈。固無足訝。但沿襲日久。雖有豪傑。亦不能一變而興起之。兵主俛首嘆息。衆亦揮淚而已。酒徹。兵主率諸將西北向叩首而散。次日。兵主陞帳。仍

復如初。諸將入謝。無辭歸。信地。兵主曰。今日本鎮與諸君。一以恩。一以法。一以信。勝。有請者曰。蒙諭短。不接長。諸將鄙愚。思繹不得其旨。乞再示。兵主即于公堂。命一官騎馬執刀。自儀門馳道而前。兵主自持軍士鎗迎之。馬高三尺。人在馬上亦三尺。腰刀僅三尺。馬頸且長三尺。果不及兵主身。而兵主鎗鋒已

及馬腹人喉矣。每一殺器如此試之。諸將士譁譁踴躍。以為賊必可殺。超等又請曰。初登壇日。蒙諭萬人一心。即大畧已逾萬言。超等惑焉。彼臨陣時。數萬人一擁列陣向敵。便退縮不齊。臨陣亦斬不得許多。若取先退縮者斬之。兵衆喧亂塵土飄揚。必是賊逼身。傷得兵着方纔退走。比差人認得誰先走。况所差之

人既有賊逼身。自家也要走。躲矢石刀鎗。還得工夫。拏人便拏得一二。不真正之人行法。萬衆奔比拏。與誰處本鎮曰。此俱載于練兵條約內。行且備矣。諸君未之思耳。本鎮試為諸君再論之。自古及今。大將所統。動則數十萬。若都臨陣來。無箇法子管着。如何用他。若箇箇無有利害到身。誰肯用命。任你幾十萬人。

我所誅罰不過數人。不怕你幾十萬不
着緊。此正節制云。如竹之有節節節而
制之。以一管十。以十管百。以百管千。以
千管萬。以簡馭煩之法也。所以今定援
兵三千一營。都是一色旗號。譬如一色
白旗為某營。三部有中有左有右。臨時
遠望一片白色向前。便知是某營衝鋒。
若少間一片白旗。不分左右中一齊退。

走。只拏本營內參遊等將。一二人來。斬
首示衆。其餘再不問他了。若是或左先
動。或右先動。或中先動。只拏該部下總
來。斬了。別箇就不問他了。超曰。如此只
處得一二箇人。與衆人走的。何干。兵主
曰。如前擡營而退。必殺本營主將。主將
不敢走。不敢走的。必然陣亡。陣亡了本
營主將。其中軍千總。都拏來殺了。中軍

千總臨陣思量起就退走必問本營主
將何在若見主將不走陣亡累他斬首
中軍千把總就拚命護着主將站在陣
上中軍千總與主將才四五箇人豈能
支得達子決然陣亡其中軍部下雜流
千總部下把總退時必看本管千總何
在看得在陣上不走各思我們走了千
總陣亡我把總決是該償命尋思不如

死在陣上護着千總站住百總見把總
不走但係本管下旗隊軍退走百總恐
怕陣亡了把總償命護着把總站在陣
上百總不走旗總怕陣亡了百總殺他
旗總就不走了旗總不走隊總怕陣亡
了旗總無功贖罪也是殺了必然護着
旗總站在陣上隊總不走陣亡了只查
隊下九箇兵殺了償命九箇兵若見隊

總不動脚。那敢先走。如此推之。便是三
千人。箇箇似刀在頭上。箇箇似繩子縛
住脚。一節一節互相顧瞻。連坐牽扯。却
是那一箇還好動的。身却不是萬人一
心。萬人齊力的妙方。故兵法云。強者不
得獨進。弱者不得獨退。超曰。弱者不得
獨退。是了。強者不得獨進。何也。兵主曰。
此即是用衆抵當大敵之法。數萬人併

做一箇力氣。一齊拚死當鋒。故元本稱
撼山易。撼岳家一箇軍難。乃其明効大
驗。連日以來。我的言語已說盡了。我的
心你們已看透了。只是你們的心還不
知怎麼樣。你若肯用心聽。只這幾日也
殺了。你不用心聽。就留你們住了一年。
與你們講了一年。有何用處。大段如今
事體我們受

朝廷疆場重寄。只是以死報

朝廷。此是千真萬真的念頭。但只是這等徒
死于

國事無益。不若死中求生。這死中求生功夫。
全在萬人一心上。如今賊來。我有牆可
據。有臺可守。哨探明號令。明法度。明牆
上堵回。此大功也。萬一堵不住。賊進了
牆。便要戰。今較量他的手段伎倆。我的

器具法令。件件已說過了。今不重說。只
是要萬人一心。萬人一心。功夫雖多。本
鎮所說連坐。亦是一件。平日功夫有箇
節要。只是聽信。

軍門撫院本鎮諸將號令。便是。且如道
經佛法。說天堂地獄。說輪迴報應。人便
聽信他。天下人走進廟裏的。便怕他。你
們如今把我的號令。當道經佛法一般。

聽信當輪迴報應。一般懼怕人人遵守。箇箇敬服。這便是萬人一心了。只如今說賊來定要與他戰戰。不過便是死。先年好走了。如今沒處走走。的拏來照前說。連坐走也是死。戰也是死。只是死裏揀便益。就有生路。這萬人不一心。不得勝他。這便是地獄了。這便是惡報了。你們如今真箇萬人一心。賊來時一齊守。

務要守得住。萬一進了一齊戰。務要戰的他過。我如今有這些勝他的器械。何怕他大舉。那時節殺退了賊。成了功。陞官廕子。這便是天堂了。這便是善報了。豈不是萬人一心報應。你這教操的書記。你極辛苦。我自有重重的賞你。你這鼓手。不比常時的鼓手。你要用心。你一聲鼓。幾萬人都要進。一聲金。幾萬人都

要退這號令一些差不得你的干係非
細你們這一回去只是要將說話傳與
軍士要人人信服要字字遵守萬人一
心這便是報

朝廷的大事今日薊鎮之事惟有堂堂決一
大戰大戰之術只是萬人一心數萬人
共為一死夫務使胡虜大創彼一敗後
便有十數年安十數年生養受用日後

我們軍士皆過太平日子若是要學往
年舊套不見賊面還思偷些零賊做功
無功殺平民之頭充數決是成不的殺
了被擄平民亡兵等各首級傷害天理
絕滅子孫你我都在這刀尖上掙功名
還好做沒天理的事我從

軍門東南經百戰全是靠天理報應故
有今日今我寧以無功受戮決不聽你

為此若是首功無有千數之多。我決不與虜干休。此所謂立志也。我今只恐一時氣暮。你們如日方升。如川方至。無志氣如何。鼓動三軍。言盡于此。勉之。勉之。

超等曰。以上教諭無論數萬言。乃紀其大者耳。至于隨問隨答。條分縷析。轉移志意之語。更無慮數萬言。而非

搦管者所能盡書也。先是又蒙我

督撫刊行練兵條約。諄諄告戒。于是數

年龔讚仰賴我

督撫兵主。一旦提醒于醉夢之中矣。超守仁等不勝慶幸。頓首紀錄加梓。分與諸將書紳共勵云。

